

追憶黃金麟老師

(葉國豪／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直到一月底，我才經由何彩滿學姊知道黃金麟老師因病逝世的消息。黃老師是影響我學術志業養成甚深的師長，他的盛年早逝讓我深感悲痛，雖然這幾年我偶爾也與到訪香港的東海師長們相遇，有時驟聞一些生老病死的轉變，然而對於在香港已經居住將近十年的我來說關於台灣的記憶彷彿已被深刻地收藏與凍結，黃老師是熱情洋溢非常關心學生的師長，我好希望可以透過文字來紀念他。

那已經是將近二十年前的記憶。黃金麟老師是我大二社會學理論課的導師，這是一門整個學年 3-3 學分的課，上學期上古典社會學理論，下學期上當代社會學理論。每個星期三下午兩點在社科院的 T322 舉行，關於當時上課的筆記我長期保留著，直到前幾年才因為返台整理家務而遺棄。東海的教室多沒有空調冷氣 (至今相信如是)，當年也不流行使用電腦設備授課，遑論所謂的 PowerPoint 或 note，因此我們時常伴著窗外炎炎夏日的蟬鳴以及偶爾經過的人聲，必須要專心聽講手抄黃老師的講課。社會學理論是一門很有挑戰性且困難的必修課，而且當時仍保留所謂的「二一」退學制度，加上使用英文教材，頗讓當時的同學們感到擔憂。我仍留存著當年抄滿中文翻譯的教科書，那是黃老師帶領我們前行的印記，幾年後，我離開東海轉赴清華大學社會所求學時，黃老師的上課筆記仍是我複習時的參考資料。

黃老師上課甚有條理且清晰幽默，他總是在講到相關理論時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重要概念，或畫圖進一步詮釋。他不用麥克風，總是帶著金絲圓框眼鏡，最喜歡的穿著是白色襯衣(袖子會捲起來)加上藍色牛仔褲。黃老師上課的詳細內容當然已經不復記憶，但是一直到現在仍有兩件事情深刻的影響了我。一件事是他總是在三點鐘給我們有一個短休，恢復上課後他一定會用十分鐘講一講他當年在 UCLA 求學與美國遊歷的故事，當年的我對這些精采故事好生羨慕，心中因此夢想著求學的過程原來可以是這樣豐富，我當時是社會系與法律系雙主修的學生，課業負擔非常沉重，但是我卻總是好期待上黃老師的課，是黃老師讓我不畏困難成為學者的夢想與衝動。一直到現在，當我在課堂講課時，我也願意透過分享與激勵讓同學們體會知識的奧妙，那是黃老師的笑容與風範仍影響著我。第二件事情是我大學畢業前夕，我聽聞黃老師已經開始著手日後稱為「戰爭，身體與現代性」的研究，那是未聞 SSCI 的年代，我在東海的學術訓練告訴我學者應該要進行扎實的閱讀與研究，我們要勤奮寫作以求學術的精進，以完整的概念與架構傳遞知識。我曾幾次在社會系系辦或黃老師研究室的門口遇到他，他總是很關心學生的發展，甚至幫我寫過推薦信函，他告訴我他要寫書，那是個「十年磨一劍」的耐心嘗試。我們知道他實踐了他的承諾。儘管看來似乎「不切實際」，但是在

我日後的求學過程中這種「十年磨一劍」的態度一再提醒著我靜下心來追求自己的目標，慢慢累積，不在速度與點數的拚比中失去最初對學術的初衷。

黃老師，我好懷念你。當我透過臉書看到你因病而消瘦的面容時，或許你的頭髮已經掉落，但是你的眼神仍是健壯的。很多事情我事後才知道與明白，原來當年你教我們的時候你才 37 歲，你卻已經拿到博士學位五年，那不就是差不多我現在的年紀嗎？我卻能不能擁有您的自信？原來，你已經在東海春風化雨地執教了 24 年，那該是多美好令人羨慕的時光，作為你的學生，我不免遺憾離開東海離開台灣這些年沒有能多些回去。我嘗試在電子郵件的信箱中翻找關於你的記憶，那是 2015 年 12 月 16 日你捎來的信，你告訴我當你知道我獲得博士學位心裡滿高興的，因為這幾年出國念書的同學漸漸少了，你鼓勵我展開新的生活並且在有新的發展時告訴你。而當時我卻渾然不知關於你生病的種種。我已經沒有機會當面感謝你，但是卻好想透過這些文字讓你知道你打過的仗，奔跑過的路實在精彩，在我心中已經幫你凍結保存了你 37 歲時的記憶。